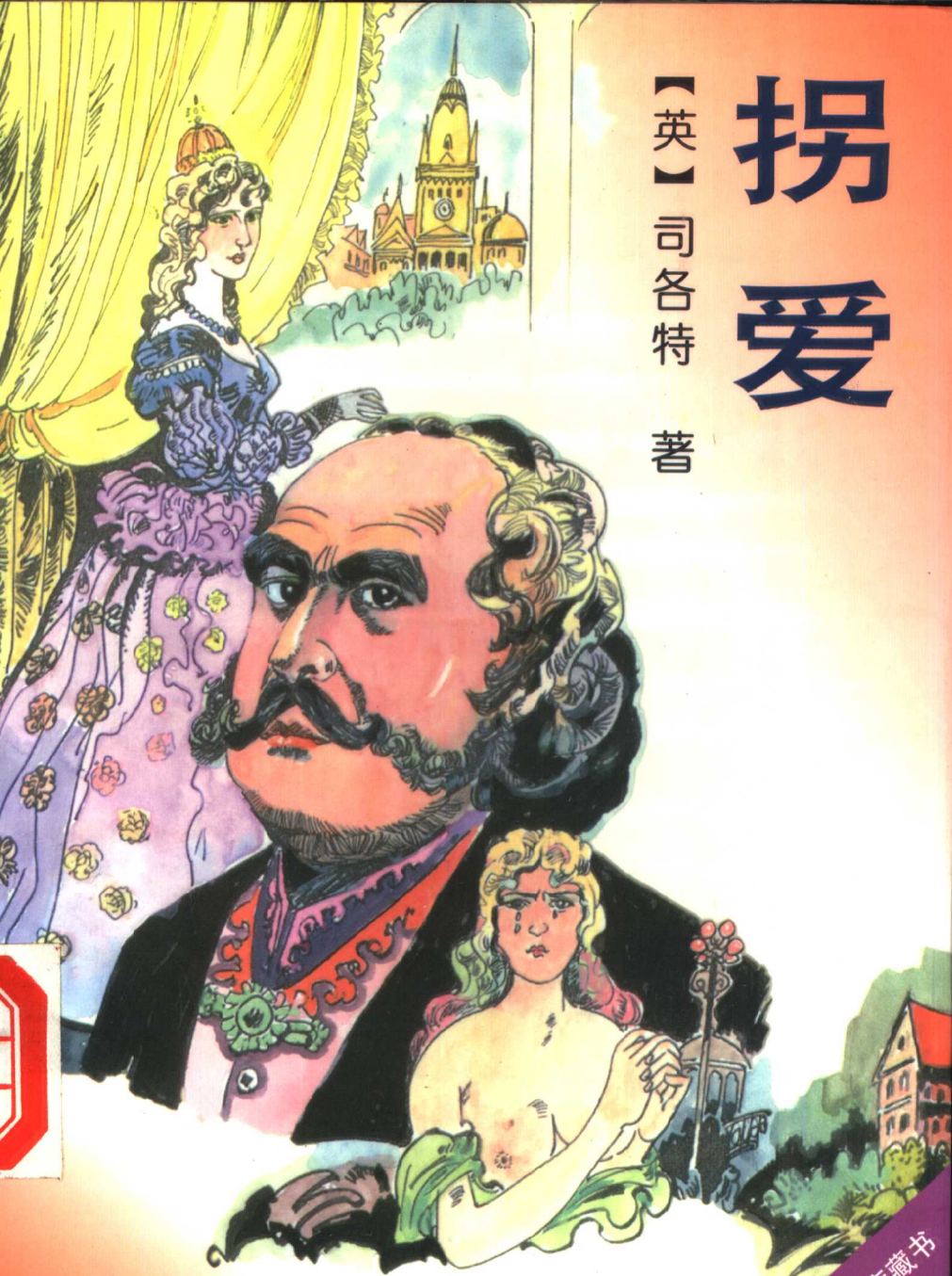


# 拐爱

【英】司各特 著



珠海出版社

世界文学宝库藏书



〔英〕司各特 著

潘一辅 陈云雀 江 峰 沈师光 译

# 拐 爰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拐爱/[英]司各特著 潘一辅等译

(世界文学宝库藏书)

ISBN 7—80607—147—4 ¥21.80 元

I. 拐…

II. ①潘…②陈…③江…

III. 文学—世界—近代

IV. I561.44

拐 爱

◎[英]司各特 潘一辅等译

终 审:成 平

策 划:高长荣 凌一光

责任编辑:李一安

装帧设计:杨敦仪 廖 铁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长沙市湘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7 字数:400千字

版 次: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ISBN 7—80607—147—4/1·94

定 价:21.80 元

## 第一章

我是一个酒店老板，  
熟悉自己领地的各种事情，  
我不断地琢磨它们；  
我也常常琢磨人们的心灵。  
要让欢乐的客人，  
不停地拉动我耕耘的犁铧，  
让打着口哨的小伙子  
替我收割丰收的庄稼，  
要不，我就会听不到连枷打场的声音。

——《新酒店》

酒店是各路旅客自由集散之地，各种各样的人物无拘无束地随意表演的好场所，而讲故事的人在这里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也是他们的特权。如果把这情景放到英格兰过去的快乐岁月里，就最恰当不过了。那时，几乎可以这样讲，旅客们，不仅仅和老板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还要和他同桌吃饭，也是他的暂时伴侣。酒店老板十有八九是一个心胸开朗的爽快人，有着一副令人愉快的仪表，风趣、幽默。只要他在场，气氛就会大不相

同；在喝光那六个箍的酒桶时，客人们往往会抛开各自的顾忌，就像老知己那样坦率，向老板，向其他旅客敞开心扉。

伊丽莎白女王在位的第十八年，离牛津三四英里路的地方，有个村庄叫坎姆纳，这儿有家古色古香的有名酒店，由一位叫吉尔斯·戈斯林的人经营，不如说，是由他统领吧。这人外表漂亮，肚皮稍稍有些圆滚，五十出头，敏捷机智，做生意价钱公道，还可以让顾客延期付款，他除了拥有有名的酒窖外，还有一位漂亮的女儿。从南沃尔克的泰巴德酒店的老哈里·贝利时候算起，没有谁能像他那样，把顾客招待得如此周到，让他们都感到高兴和满意。他的名气是这样大，以致每一个到过坎姆纳的人，要是不曾在漂亮的黑熊酒店喝上一杯，那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作为一名旅客，真是太没面子了。就如一个乡下人，到了伦敦，却连王宫也没有去朝拜过一样。坎姆纳村的人为他们的酒店老板感到自豪，而酒店老板则为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美酒、自己的女儿，还为他本人感到骄傲。

一天夜幕合拢时，有件事引起了这位让人尊敬的酒店老板的注意。有位旅客在酒店院子里跨下马来，看样子，这马可走了不少路程。他把马交给了酒店的马倌，还向他打听什么事情来着，这就引出了漂亮的黑熊酒店里两个忠实伙计的一段对话。

“你说什么，喂！酒保约翰。”

“我就在这儿啦，威尔马倌。”那酒保答应着，一脚门内一脚门外地探出身来。他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茄克，下身穿条亚麻布裤子，还系着一条绿色的围裙，看这样子是要到下面的酒窖去。

“这儿有位绅士问你有没有上等的淡色啤酒。”马倌接着说道。

“真要命，居然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酒保回答着，“我们这儿离牛津仅仅四英里，要是我的淡色啤酒不能让那些学者的脑袋信服的话，他们早就拿着白铁大酒壶砸到我的脑袋上来了。”

“你这叫牛津逻辑吗？”那陌生人说。他放开马缰，朝酒店门

口走去，刚好碰上了仪表堂堂的吉尔斯·戈斯林本人。

“你谈的是逻辑吗，客人先生？”老板说，“好，那么就让我坦率地告诉你这个结论吧：

‘把马牵到马槽，

然后让白葡萄酒燃烧。’”

“阿门！好老板，”陌生人说，“那就给我拿一夸脱你最好的加拿利葡萄酒来，还要请你陪我喝一杯。”

“不，旅客先生，讲到喝酒，看你好像还刚刚入门，一夸脱葡萄酒，不过几口就干完了，还想请老板喝一杯。要是你要了一加仑的话，也许要我帮帮忙，还算你有些酒量。”

“不用操心，”客人说，“我会尽自己的力量，让自己配得上是一个身在牛津附近的男子汉；因为我不是从战场上下来的，现在也不想聪明人中间给自己丢脸。”

他说这些话时，老板一派热情欢迎的模样，把客人引到了一间低矮的大屋子里。这里，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围坐在各处，有的在喝酒，有的在打牌，有的在聊天，还有一些人，他们第二天有事必须早起，刚刚吃完晚饭，正和酒店的账房商量着当晚住宿的事情。

陌生人的到来，人们对他的关注可说是平淡而又漠不关心的。这也是这种场合常有的事情，人们的印象是：这位客人不过是那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身材匀称，相貌本身并不让人讨厌，却无论如何说不上英俊，不知是他的长相，还是他的嗓音，或者是他的步态和举止，总有一种不愿让人接近的味道。这陌生人的言语粗鲁，又一点也不坦诚，似乎他急于想让自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注意和尊重，要是不立刻把这事表明，他生怕别人会无视他的这项权利。他身着骑马斗篷，斗篷敞开处，露出一件漂亮的短皮背心，上面镶着缎带，一条牛皮带拴在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把腰刀和两支手枪。

“先生，你的骑马装备可真不赖。”老板盯着他的武器说，一边把他要的温热葡萄酒放在桌上。

“是吧，老板，它们只在危险的时候才有用，但我不会像你们现在这些达官富翁一样，在随从没有用了时，就立刻把他们一脚踢开。”

“啊，先生？”吉尔斯·戈斯林说：“这么说，你是来自低地国家，来自那个喜欢舞枪弄棒的地方？”

“朋友，我到过高地也到过低地，不论是远还是近，我游历过广阔无边的地方。不过，今天却和你在这儿，手捧一杯你店里的葡萄酒……来，你再给自己斟满一杯，为我的健康干杯；即使这酒算不上上等好酒，也得把它喝下去，就当是你自己酿的酒一样吧。”

“不是上等好酒？”吉尔斯·戈斯林说，一气喝光了这杯酒，回味无穷地咂着嘴唇，“那就不知道什么是上等好酒了，就连文特里的‘三只鹤酒店’里也没有好酒了；不过，如果你能在雪利酒、加拿利酒中找到比我这更好的酒，我以后就再也不去碰酒杯，再也不用它去卖一分钱。好吧，把你的酒杯举高点，放到你面前的光线底下，你就会看到许多微粒在金色的酒液中上下翻动，就像尘埃在太阳光线中翻动一样。可不是吗，我宁愿为十个乡巴佬，也不愿为一个旅客斟酒。……我深信先生您喜欢这酒？”

“老板，这酒纯正，口感不错，但要识别好酒，就应该到葡萄生长的地方去品尝品尝。相信我，西班牙人太聪明了，他们不会把最好的葡萄酒送给你的。瞧，你现在认为的好酒，在格罗田或在圣玛丽港会被看成是劣等货。我的老板，如果你想深入全面地了解葡萄酒的奥秘，你就应该到外面去走一走。”

“老实说，客人先生，”吉尔斯·戈斯林说，“如果我出去一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对在家里感到满意的东西不满意，我这不是冤枉跑一趟吗？另外，我敢说，许多傻瓜压根儿就没离开

过烟雾迷蒙的老英格兰，见了好酒也故意哼鼻子，偏说不是好酒；天哪，我看我还是守着自己家的火炉好。”

“老板，这不过说明你思想不开化，”陌生人说，“我肯定你们镇上的人不会都这样想的。我敢说，你们中间一定有些好汉，去过弗吉尼亚，或者到过低地国家。来，好好想想，在外面你就没有一个喜欢打交道的朋友吗？”

“先生，说实话，我没有，”老板回答他，“自从干沙津那个喜欢吹牛的罗宾在围攻布里尔被打死起，在国外我就没有朋友了。没有谁在半夜里斟酒能比他更快活的了，是哪支该死的枪发射出的子弹打中了他，他死了，永远地走了。我现在一不认识一个军人，二不认识一个曾和军人作过伴的旅客，我也不想认识他们。”

“总而言之，这很奇怪，是不是？我们有这么多了不起的英国人在海外，而你，看来是个有声望的人物，难道就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戚在国外吗？”

“不，如果说到亲戚，”吉尔斯·戈斯林说，“我倒是有个放荡的晚辈，在玛丽王朝的最后一年离开了家；不过，与其找到他还不如让他音讯全无的好。”

“别这样说，朋友，除非你近来听到了他的什么坏话。许多放荡的雄马驹结果都成了名贵的骏马。……请问他的尊姓大名是？”

“迈克尔·拉姆伯恩，”黑熊酒店的老板回答，“是我姐姐的儿子……我根本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以及与他关系。”

“迈克尔·拉姆伯恩！”陌生人说，好像自个儿正在努力回忆一样，“什么，不想提起跟迈克尔·拉姆伯恩的关系？这位勇敢的骑士在进攻芬洛的战斗中表现得可真是英勇，连格雷夫·莫雷斯都在全军面前嘉奖过他呢。人们说他是一位英国骑士，可不是出身于高贵的门第。”

“这个人肯定不是我的外甥，”吉尔斯·戈斯林说，“因为除了恶作剧外，他连一只母斑鸡的勇气都没有。”

“噢，许多人在战场上都找着自己的勇气，”陌生人回答说。

“这很有可能，”老板说，“不过，我想迈克尔大概会把原有的一点勇气都丢掉。”

“我认识的那个迈克尔·拉姆伯恩，”这位旅客接着说，“似乎是一个永远快乐、衣着整齐的人，眼睛盯上漂亮姑娘，就像老鹰一样厉害。”

“我们的迈克尔。”老板回答说，“样子就像是被人追打的一条狗，他穿的那件外衣，上面每一块破布好像都在彼此打招呼，就要分家一样。”

“啊，人们在战争中会弄到好衣服的。”客人回答。

“我们迈克尔的衣服，”老板答道，“更像是趁老板不注意时，从廉价商店里顺手牵羊摸出来的。你说到他的眼睛像鹰一样厉害，倒也不假，可他的眼睛却老盯着我没有收拾好的汤匙。他曾当过酒店小伙计，在这红红火火的酒店里呆了三个月；算错账，送错酒，行为不轨，还犯其它毛病，要是他这样再对付我三个月，我就得拆下招牌，关掉铺子，把钥匙交给魔鬼完事。”

“你终究会后悔的，”这旅客接上来说，“要是我告诉你，可怜的迈克尔·拉姆伯恩在马埃斯德克特附近，领着一团士兵攻占一个堡垒时阵亡了，你总会难受吧？”

“我要难受！……这可能是我听到他的消息中最让人愉快的一件事了，因为它让我弄清了，他总算不是被绞死的。随他去吧——我倒不相信，他能有这样好的末日能让他的朋友们脸上有点光彩。就当是这么回事，我也得说。”又喝了一杯葡萄酒，“衷心地愿上帝让他得到安息。”

“呸，老兄，”这旅客又搭了上来，“你不用担心，你的外甥会为你争光的，尤其是，如果他就是我认识的、十分可爱的、朝夕相处的、就像我自己一样的那个迈克尔·拉姆伯恩的话，你能不能讲讲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好让我来判断一下，他们是不

是同一个人？”

“说老实话，我想不起来，” 吉尔斯·戈斯林回答说，“除了那次他偷了豪格斯狄奇的斯洛特夫人的一只银汤碗，在肩膀上被烙上了绞刑架的标记外，我也说不上其它什么记号来。”

“不，你撒起谎来，真像一个无赖，舅舅。” 这陌生人说，一边拿开他的圆形皱领，从肩膀上脱下他的马甲袖子：“直到今天这个好日子，我的肩膀就像你的一样，完好无损。”

“什么，迈克尔，孩子，迈克尔！” 老板叫了起来；“真的，这是你吗？不，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在琢磨，因为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在半小时内一直对你感兴趣的。不过，迈克尔，你说你的肩膀没有被烙上烙印，你必须承认，那位皮鞭先生——执行绞刑的人，一定是在他执行公务的时候大发慈悲，拿了一块冷烙铁烙在你的肩膀上。”

“呸，舅舅，收起你的俏皮话，留着它们去下你的酸葡萄酒吧。先让我们瞧瞧，你怎样来热烈欢迎一个周游了世界十八年才回来的亲戚；这人在太阳出来的地方看到了太阳下山，曾一直走到西方变成了东方。”

“迈克尔，你这次回来，我看确实是带回来了一个出门人的功夫，可这功夫根本用不着到外面漫世界地去找。我记得很清楚，在你原来所有的品行当中，有一条就是，从你口里，从来没有讲过一句真话。”

“先生们，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是一个不信教的异教徒！” 迈克尔·拉姆伯恩向那些看着这舅舅与外甥奇怪相逢场面的人们转过身去，大声叫着。他们中间有几个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于他小时候的放肆行为，倒也是见怪不怪了。“这可以称作，幸了一头坎姆纳的肥牛腩来招待我。不过，舅舅，我不是从牛栏猪圈里跑回来的。不管你是否欢迎我，我都不在乎，我不论想去什么地方，随身带的这件东西总会让我受到欢迎的。”

说着，他掏出了一包金币。这个包装得臃臃胀胀的。这件东西在人群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一些人摇着脑袋，互相耳语着，有两三个疑心不重的人立刻记起来了，他曾是他们的同学，同村人，等等。另一方面，几个严肃稳重的人，摇着头离开了酒店，这就意味着，如果吉尔斯·戈斯林想要酒店继续兴旺发达的话，他就该赶紧打发他那挥霍无度、不信上帝的外甥再出去继续游荡。吉尔斯·戈斯林本人的举止，好像说明他也有同感；即使看到那些金子，也没让这位诚实的绅士耸然动容。

“迈克尔，”他说，“收起你的钱包，我姐姐的孩子可以免费在我这儿吃晚饭或住宿；我想，你不会在这儿长住下去的，因为这地方的人对你太熟悉了。”

“这件事，舅舅，”这旅客回答，“我得看我自己是否需要和方便。现在我倒是想，招待那些好乡亲们的晚饭和睡前酒，亏他们还没有忘记迈克尔·拉姆伯恩，那个酒店小伙计。要是你同意我享受我的金钱为我带来的快乐的话，就这么办。要不，到野兔小鼓酒店去也只不过是走两分钟的事。我相信，我们的邻居不会不愿意和我走这点路的。”

“不，迈克尔，”他舅舅说，“你已经在外度过了十八年的光阴，我相信你总会有些长进，都这个时候了，你不要离开我这儿，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不离谱，我都会给你。不过，但愿我能知道你夸口的这包东西，就像它装得好好的那样，你也是好端端地把它弄到手的。”

“我的好乡亲们，听听这个异教徒是怎么说话的！”迈克尔·拉姆伯恩又向这伙人呼喊起来，“这位老兄想揭开他亲戚这么多年在外的疮疤。说到金子，呃，先生们，是这么回事，我到过它出产的地方，也就顺便弄了一些。我到过的那个美洲，有个叫埃尔多拉多的地方，那儿的小孩玩的都是钻石，而不是像我们这里的孩子那样，玩樱桃核；乡下姑娘的项圈不是用花楸木的果仁串起

来的，而是用红宝石穿起来作成的；房顶上的瓦是纯金的，地下的铺路石都是用纯银铸成的。”

“迈克尔朋友，”年轻的劳伦斯·戈德斯里特——一位在阿宾顿做布疋生意的人说，“照你所说的，那里看来是一个好作生意的口岸。在那个遍地黄金的地方，麻布、塞浦路斯绸，还有缎带之类的行情怎么样？”

“啊，那利润简直没法说，”迈克尔·拉姆伯恩回答他，“尤其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商人背着布疋去销售时，就更不一般了。生活在那种气候下的女人都是很风骚的，皮肤大都被太阳烤得枯黄枯黄的，要是一碰到像你这样皮肤白嫩，又有一头红色头发的年轻人，那真会是干柴遇烈火，一点就着。”

“我想，我或许可以到那儿去作点买卖。”这布商说，一边还咯咯地笑着。

“为什么不，你当然可以去。”拉姆伯恩说，“就是说，只要你还是当年那个和我一起偷修道院长果园的聪明伙伴，就成。你只要学学炼金术，把你的房子和土地先变成随时可用的现钱，然后把钱变成一条大船，有帆、锚、索具以及所有配套的用具，再把你库房里的货物一古脑儿都装进船上的货仓里，甲板上弄他五十个水手，我亲自来指挥他们，升起风帆，就可以向美洲进军了！”

“我的亲戚，你已经教给他一个秘诀了，”吉尔斯·戈斯林说，“那就是一个字：‘变’，把他的英镑变成先令，把他的布疋变成钞票。……听听一个蠢人的忠告吧，戈德斯里特老乡。你可不要去惹大海，它可真能吞下一切，就算是你肆意吃喝嫖赌，你父亲的存货也够你挥霍一两年，到头来不过是进贫民院了事。可是，大海的胃口却是深不见底的呀，它能像我吃下一个荷包蛋和喝下一杯水那样，轻而易举地在一个早晨吞下整条隆巴德街上的所有财产。至于我亲戚说的埃尔多拉多，你连碰都别去碰它。要是事情不是这样：他是在将那些和你一样轻信别人的人的钱财据为己有

时，在你们的钱包里发现了这个地方，你就用不着再信任我了。晚餐来了，我衷心地把它奉献给所有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人，不用客气，大家动手吧，为欢迎我充满希望的外甥回来，请大家相信这一点，他这次是变成一个新人回来了……老实说，我的外甥，你还是同过去一样，像我那可怜的姐姐。”

“可并不怎么像她的丈夫，老本尼迪克特·拉姆伯恩，”那布商说，一边还点头，眨眼睛。“迈克尔，你还记得自己那次说的话吗？校长因为你对抗了你父亲的拐杖，对你大加惩罚。你当时说，能够认出自己父亲的孩子，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逗得布里克姆博士大笑起来，直到笑得流出了眼泪。好在他这一流眼泪，就省了你很多眼泪了。”

“不错，许多天以后，他又加倍补赏了我。”拉姆伯恩说，“这位令人尊敬的老师怎么了？”

“死了，”吉尔斯·戈斯林说，“这已经有些日子啦。”

“是的，”教堂执事说，“当时，我坐在他的床边……他去世时心情很平静，‘我就要死了……我正在死去……我已经死了’，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话，末了又加上一句：‘我把最后的一个动词时态也变过格了。’”

“好吧，让他安息，”迈克尔说，“他没有欠我什么。”

“不，”戈德斯里特说，“事实上，他每打你一鞭，总会说他减少了执行绞刑人的一次麻烦。”

“人们也许认为他会让执行绞刑的人无事可作，”教堂执事说，“到头来，他还是没能让皮鞭先生吃闲饭。”

“看在上帝的份上！”拉姆伯恩大叫起来。他的耐心看样子到了尽头。他从桌子上抓起自己的宽边呢帽戴到头上，一片阴影盖住了他的眼睛和面孔，他这些部位自然不会预示什么让人高兴的东西，完全是一副西班牙亡命徒凶恶阴险的嘴脸，“都给我听着，我的先生们，只要不把事情张扬出去，怎么说都行。我那个尊敬

的舅舅和大伙已经拿我小时候的事情取笑够了。不过，我也带着刀枪，视情况而定，我也许会稍微动用一下。自从为西班牙人打仗以来，我就学会了在事关名誉时，变得危险一点点，我可不想让你们把我惹到出麻烦的地步。”

“怎么回事，你要干嘛？”教堂执事说。

“唉，先生，你想干什么？”布商在桌子那头慌慌张张地说。

“执事先生，我要割开你的喉咙，让你那个做星期日祷告的颤悠悠的嗓子完蛋，”拉姆伯恩恶狠狠地说，“至于你这位尊敬的劣质布布的布贩子，我要把你塞进你的布捆里去。”

“好啦，好啦，”老板插进来，“我不想这儿有人吓唬谁。……外甥，你最好别急着在这里捅乱子。至于你们，先生们，请记住，只要你们在酒店里，你们就是酒店老板的客人，也应当顾全一下我家的面子。……你们乱哄哄地吵闹，把我也搞得像你们一样晕头晕脑了，让我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因为在那边，就像我称呼他的那样，坐着一位沉默的客人，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天，除了叫他的饭菜，结算他的账单外，很少说话……就像一个庄稼汉那样，不会给你添麻烦……付起账来就像一位王子……只看看总数，也不管什么日子要离开。啊，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客人！而我，真是惭愧，也没有去请他同我们一起吃饭喝酒，让他像被抛弃了的人那样，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昏暗的角落里。要是他在夜深前，换到野兔小鼓酒店去的话，那可真是对我招待不周的惩罚。”

酒店老板左胳膊上优雅地搭着一条餐巾，右手拿着店里一把最好的银酒壶，天鹅绒帽子斜斜地戴在一边，走到他刚提到的那位独处的客人跟前，这样，就把其他人的目光都引到了这位客人身上。

这位客人，年纪大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个子远远超出一般的中等身材，穿着朴素而雅致，带有一种潇洒安逸的气质，这

气质似乎还不是高贵二字能形容，不由得会让人认为他的身份远远超过了他的生活习惯。表情含蓄，似乎心思重重，黑头发，黑眼睛——他的眼睛，每每在兴奋时，就会闪烁着非同寻常的光芒，不过，在其它情况下，就跟他的外表一样，只装满着不变的平静和沉思。小村庄的人爱管闲事的好奇天性，这会被用来打听客人的名字和身分，还有他在坎姆纳有何公干；可是，哪一项都没有透露出让人满意的答案。吉尔斯·戈斯林，这位地方选区的首脑，伊丽莎白女王和新教的坚定朋友，有个时候曾怀疑他的客人是耶稣会教士，或者是神学院的神父，是罗马和西班牙教庭派来英国为执行绞刑增光的许多人中的一个。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谁会抱着偏见去跟一个不惹麻烦，按时付账，而且，看样子，还打算在黑熊酒店呆老长一段日子的客人去作对呢。

“罗马天主教徒，”吉尔斯·戈斯林自己争辩说，“一个个都小气、吝啬，而这样的人本该在贝塞尔斯里的富乡绅士那儿找个住处，或者在伍顿那地方跟那个老爵士住在一起，要不住在某个其它的罗马人的贼窝里，而不会像每个诚实的基督教徒一样，住在一个公共的娱乐场所。另外，在星期五，尽管桌子上有那么多美味的刚从艾息斯河里捉上来的烤鳗鱼，可是他却只吃腌牛肉和胡萝卜。”

因此，诚实的吉尔斯·戈斯林让自己满意了：他的客人不是罗马人。他极其殷勤有礼地恳求那位陌生人用那大酒杯来干一杯，还请他去尝尝为庆祝他外甥归来准备的点心。他说，一是为外甥回来接风洗尘，二来也是真心希望，想庆祝一下外甥的改过自新。起初，那陌生人摇了摇头，看样子是想拒绝主人的邀请；而老板却搬出了他自己的看家本领，再加上坎姆纳村善良的人们能够用在不合群人身上的言词，竭力劝他参加。

“先生，”他说，“我认为，这关系到我的名声问题：这就是所有在我家的人都应该过得愉快。还有，我们村里有些舌头长的人，

对那些把帽子扯下来遮着眼睛，不理睬旁人的人们，总会讲出些不三不四的话来，让人觉得他们好像只怀念那些过去的日子，而不愿去享受今天这阳光明媚的好光景一样，而这是在至高无上的、上天永远祝福和保佑的伊丽莎白女王的荫庇下，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怎么啦，老板，”陌生人回答，“一个人躲在自己帽子的阴影底下，沉醉于自己的思绪里面，绝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吧？有些心思，不管你自己怎么样，总是萦绕心间，挥之不去，就是你对它说，去你的吧，让我自得其乐，也毫无用处。你的年纪有我的两个这么大，这情形想你一定能理解。”

“说真的，”吉尔斯·戈斯林说，“要是这讨厌的心思老缠着你不放，用普通的英语又赶它不走的话，我们就到牛津去，把培根老爷的学生请来，用逻辑和希伯来语把它赶跑——啊，尊贵的客人，再把它沉到绚丽的红葡萄酒海底，你看如何？好啦，先生，请原谅我的直言，我是个上了年纪的酒店老板，有什么就得说什么，这乖戾的忧郁情绪真损害你的形象，它配不上你锃亮的靴子，漂亮的帽子，新斗篷，还有你那膨胀的钱包。扔开它吧，把它留给那些脚打绑腿、背着干草、蓬乱的头上戴着破毡帽的人，他们的紧身上衣薄得就像一张蜘蛛网，只有他们才在钱包里找不出一个十字架来，去驱走那忧郁的魔鬼。振作起来，先生！要不，我们就用这美酒，把你逐出这欢乐的天地，送入那烦恼国度的忧郁迷雾中。这儿许多人都想寻欢作乐，别像魔鬼瞧着林肯那样，拉长脸对着他们吧。”

“说得好，尊敬的老板，”这位客人说，面带一丝忧郁的笑容，尽管忧郁，却给他的面容带来了令人十分愉悦的神情，“你说得好，快乐的朋友。那些同我本人一样抑郁的情绪，不应该败了这些快乐人的兴致——我十分乐意与你的每位客人都干一杯，而不愿让人骂我扫兴鬼。”

说着，他站起身来，去加入客人们的行列。这些客人，大部分是冲着这顿老板自掏腰包的欢乐晚宴来的，又受到了迈克尔·拉姆伯恩这榜样还有那些信条的鼓励，某些举止已经超出了自我克制的界限了。迈克尔·拉姆伯恩打听村里老熟人情况的语调，还有每次听到回答时所爆发出的阵阵哄堂大笑，就是一个例证。吉尔斯·戈斯林对客人们欢乐的喧闹觉得有些不安，尤其是他不自觉地感到对这位不熟悉的客人的尊敬时，更是如此。在远离嘈杂的客人们坐着的地方，他踌躇起来，为他们的放肆感到某种遗憾。

“你想想看，”他说，“听听这些人的谈话，他们可真像从小就是一伙拦路打劫的强盗。到了明天，你就会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辛苦谋生的工匠、买卖人，普通得很，短斤少两，用不足分量的零钞付账等等也是常有的事。那个布商，这会儿他的帽子歪戴在头上，蓬乱的头发就像一条卷毛狗，没有系带子的披风挂在一边的肩膀上，装出一副吹牛的流氓模样。当他回到阿宾顿自己的店里时，从他的平顶帽到他发亮的皮鞋，装扮上活脱脱就是一个被提名当市长的人，谈起打家劫舍、拦路抢劫这些事，那神气就像他每天夜里都要在来往于伦敦和豪恩斯洛的路上作案一样。事实上，他可能正睡在羽绒床上，蜡烛放在一边，圣经扔在另一边，梦里正在受着妖魔惊吓的熬煎呢。”

“老板，那么你的外甥，这同一位迈克尔·拉姆伯恩，宴会的主人公，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喜欢漫天吹牛吗？”

“唉呀，你逼得我太狠了一点。”老板说，“我的外甥还是我的外甥，虽然以前他是一个走极端的家伙。可迈克尔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改过自新的。你不要认为，我也不会让你认为我刚才讲他的那些话，即使是现在，都是十足的真话。我一直了解这个家伙，甚至恨不得把他身上的毛都给拔下来……而现在，我用什么名字把你这位尊贵的客人介绍给这些人呢？”

“啊，老板，”陌生人回答，“你能叫我特雷西里安吗？”